

一盞不滅的明燈

——恭祝印公導師百歲嵩壽——

妙峰

一、前言

人海茫茫不夜燈，導航指向樂歸程；
光明普照光難量，輾轉相傳無盡燈。

人海茫茫不夜燈，光明燦爛怕何曾？
揚鞭已向康莊道，佛國王城喜共登！

一生有幸曾經親近過幾位大善知識，如太虛大師、虛雲老和尚、海仁老法師和慈航菩薩等，他們各有特色。只是印公導師與眾不同，特別是他的智慧無以比倫，他的眼光如炬，光芒四射！不論他研究的教義，或著作出來的思想學說，不論深入到那一個領域，都是那麼獨到，那麼深刻、精密、細緻、圓融無礙、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人家抓不到問題的核心，他抓到了。例如導師的名著之一的《中國禪宗史》，據我所知，他老本來無心要寫這本書，而是為了釐清問題才寫！他老人家婆心懇切，見到那麼多人圍繞著問題在評論，卻沒有一個抓著問題的癥結。「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他關心大局，所以他要出來解決問題！如明眼者看見一群盲人摸象，胡說一陣，一個也說不出象的真相，導師才不得不挺身出來，還給大象的本來面目。

導師在《中國禪宗史》的序文中說：「我不是達摩、曹溪兒孫，也素無揣摩公案，空談禪理的興趣」。達摩是禪宗初祖，代表印度禪；曹溪是地名，曹溪六祖惠能是代表中華禪。導師說他不是達摩、曹溪的兒孫，意思是說他不是印度禪也不是中華禪的門人或子弟。同時他也不像一些文人雅士不是志在禪修，只喜歡研究禪門公案，高談闊論和蠡測禪門大德的哲理和智慧，近

於以凡夫之心去猜測聖人之腹，未免也有盲人摸象之嫌，所以說「也素無揣摩公案，空談禪理的興趣」。這麼看來，印公導師對於研究禪宗興趣不濃。

印公撇得這麼清，其伏筆無形中好像暗示，禪宗史的寫作，既不是為自己的祖宗辯護，其立場自然就再客觀不過了。

「前年中央日報有《壇經》為神會所造，或代表惠能的諍辯，才引起我對禪史的注意」。這是點出導師著作這部《中國禪宗史》的動機。也就是說導師本來就沒有動念要寫這部書，只是在報紙上見到有人對《六祖壇經》有異議，認為《壇經》的作者不是六祖，是六祖的年輕弟子神會撰的。這是歷史性的大事。有些人提出反對——為《壇經》辯護，這種筆頭官司打得很熱鬧，公說公之理，婆說婆之理。好像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據導師看來，似乎仍然是猶如盲人摸象，儘管象體高大，生盲無法看見，只好亂摸一通，也亂說一通，包括主張《壇經》為神會所造的胡適在內，這才引起導師「讀了胡適的《神會和尚遺集》，及《胡適文存》，《胡適手稿》中有關禪史的部分」（這是《中國禪宗史》序的引文）。依我們旁觀者看，導師為了要了解胡適依據什麼理由來否定《壇經》的原作者，才向胡適的作品中參考其有關禪史的資料，及看了其他參考書，結果無意中竟完成了這一部震撼中外的一部劃時代的禪史巨著，真是「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了！

我們依據導師的自序看，他既不是印度禪也不是中華禪的兒孫，對於禪宗的興趣又不濃，究竟是什麼力量支持他能不厭其煩地費心費力地完成這部禪史巨著，我想他老仍是發自於他的「不忍聖教衰，不忍眾生苦」的悲心弘願的驅使！

因胡適之是崇洋的歷史人物，洋人什麼都是好的，反之是中國人的什麼都不好，特別是他對中國的古代歷史文化，特別痛恨，他輕視中國聖人孔夫子，所以他要打倒孔家店，稱孔夫子為孔老二，但對洋老師杜威卻是畢恭畢敬的；對於佛教更沒有好感，因此，他的中國哲學史，只出版了半部，另一半部他寫不出來，原因是他輕視佛學，不了解佛學，佛學與中國文化骨肉相連，胡適不理解佛學，所以下半部哲學史寫不下去。

胡適研究禪史是為了吹毛求疵。如虛雲老和尚的生年，可能是他的弟子

們為了神化他的師父，誇大他的生年，胡適當時在中央日報即表明以「打鬼」的態度來追查虛老的生年，沸沸揚揚，鬧了一陣子。

據我所知，他提出《壇經》神會造，應是第二次對禪史的清算。由於胡適在中國文壇上地位崇高，他即使是毫無根據而只是胡說八道，亦必定是影響深遠，人云亦云，加上他徒子徒孫的搖旗吶喊，難免不造成震撼！沒有引經據典，依據足夠的史料，難於破邪顯正，挫其氣焰，出於悲心弘願，護教心切，所以吾師印公出那麼大的氣力，無意中卻完成了一部震撼中外的禪史巨著，可惜該書出版時，胡適先生已見上帝去了，無緣見到該書。

這部禪史的出版，在國內或因識貨的人不多，在國內震波不大，但在國際，尤其是喜愛研究禪史的日本學術界，見到這本書的日譯本，覺得是一株奇葩，是古今難得的佳著，經學者專家研究的結果，決定授予導師一個文學博士學位。淡於名利的印公導師，只把它視為是國際學者給予該書一個學術定位的標準，並沒有對此特別驚喜。因此，授學位時他也沒有親去領受，是由留學日本的聖嚴法師代為接受。總之，由於吾師的智慧了得，不論什麼論題，只要他注意到，他的表現就特別出色。例如導師的另一部名著——《中國古代民族神話與文化之研究》。這部名著的著作的緣起，是緣於他民國六十年冬二度手術後，後遺症使健康久久未能恢復，長期不能思考，不能繼續從事佛學著作。兩年之後，在民國六十二年十一月移住台中之後，靜養期間，老人為了消遣，借閱《史記》，《史記》中有些「怪力亂神」的傳說，神話化的古代史話，引起導師的興趣。又讀了日著《中國古代神話之研究》的譯本，更想起舊事——顧頡剛發表禹是動物、神話，而引起當年學界的大震動，與互相論辯的那個事實。後來導師讀了那部厚厚七大冊的「古史辨」，引起導師更多的興趣，「這一下，欲罷不能，不能不擴大閱讀的範圍」，「神話與史話」有關的作品，如《山海經》、《楚辭》等大量古書。「從這些典籍中，覺得古代的民族神話，神話式的史話，不但與民族有一定的關係，也與中國古代文化有關。一向存在於心裏的問題，也少理會一些。那就是古代不同民族融和所展開的文化——古代傳統文化，並不是後人所想像的那樣偏狹」。

「古代的中華民族，是多民族融和所成的。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民族神話。民族神話，不是個人創作，是源於民族的共同意識而成的。所以古代的民族神話，在古代就是嚴肅的信仰，在政治、經濟、文化沒有太多的變動時，是會長期延續下來的。因此，古史辨者的廣泛引證，證明他是神話；是神話，就以為達成了否定古代史，主要是夏代史的目的。在我看來，恰好相反。古代史是不離神話形式的；沒有神話的古代史，才是經過改編的，不可輕易信任的。神話形式的古代史話，才是古代史的最好資料。從古代神話以理解古代民族系統，民族的遷移與分化，從部分聯合到融合，這是本書的主題之一」。

我們讀了印公導師的《中國古代民族神話與文化之研究》的序文，便理解到他老人家不但博學多聞，學理精湛，且獨具慧眼，見解獨到，與眾不同。竟因養病，為了消遣，讀了一些輕鬆的神話古史一類書籍而發現到古代民族史記神話，不但不是廢物，而且是古代民族文化的溫床和養分，真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污泥更護花」！一般疑古學者，太短視了，也未免顯得太無聊了！為了否定古史古先賢，便在他們的姓名上聯想，視為昆蟲之類。例如姓黃的名日光，難道可以聯想他是太陽神嗎？又如藥師如來兩弟子，一名日光菩薩，一名月光菩薩，這只是形容這兩位菩薩，其智慧如陽光那麼燦爛；及如月光那麼皎潔清涼，怎好把他們當太陽和月亮來聯想。一個高級知識份子，對於國家民族，多作點對文化有建設性的作品，不比專作文化的破壞不更有意義嗎？印公導師之所以令人敬佩，就是他不論對於佛學世學，他的評論總是正面的。有的如果需要疏理，他也還原其本來面目，不加什麼，也不減什麼。

總之，從導師老人無意中所作的《中國禪宗史》和《中國古代民族與神話文化之研究》的兩本書，可看出老人才華洋溢，智慧驚人，不論那一個學問領域，只要他接觸到，他的表現就都是那麼卓越、精彩。曹操有句名言：「英雄那一方面都行」，導師就是這樣，他那一方面都行。

二、導師的學說

導師的學說，如《妙雲集》、《華雨集》及其他著作，好像一部小藏經，或藏經的縮影，每本著作，都使人百讀不厭。如含橄欖，越含越有甘味。如《中觀今論》，許多論題，都要一讀再讀，縝密思考，才有一得。

不論導師那一部論著，在個人的觀感上，都好像一座寶藏，只要細心研讀，越讀越有味，也越讀越感到深奧，要深入體驗，細細玩味才能慢慢明白而豁然開朗；也好像一個寶庫，滿庫是寶，越發掘越多，掘之不盡。猶如一部中論講記就是一個智慧的寶庫，取之不竭，用之不盡！

不過，我覺得自己是一個鈍根性的人，根性不夠銳利，沒有孤軍奮鬥，單獨鑽研的能力。像嬰兒要母親提攜才能走動，我也是這樣，要有善知提攜才能深入法藏。因此，在導師的法藏中，《成佛之道》比較適合我的根性，它像一盞明燈，從始至終，從因至果，它無微不至地照耀著我的前程，扶持著我行走。

我認為《成佛之道》是一部三根普被的寶典，上智與下愚的，或是中等根性的，它都能適應，像雨水，大樹中樹小樹；大草中草小草，普受潤澤。又如春風，森羅萬象，悉皆敷榮。《成佛之道》的寶典也是這樣，什麼根性都能普門示現，攝受無遺。「下求增上生，現樂後亦樂；中發出離心，涅槃解脫樂；最上菩提心，悲智究竟樂。依下能起上，依上能攝下。隨機五三異，歸極唯一大。不滯中乘，亦不棄中下，圓攝向佛乘，不謗於正法」。它也像一座龐大的百貨公司，貨源充足，包羅萬有。不論你是那一種典型的顧客，只要走進這座百貨公司，終於會找到適合你的貨色，不用垂手嘆空歸。

例如《成佛之道》討論到信仰宗教的問題，它都給你作最準確的調查，從人們最貪戀的富貴壽考、崇高地位、兒女成群，在無常的流程之下，無一靠得住，這才不得不動向宗教的要求。但須知信仰宗教應是一個嚴肅的問題，不宜因病亂求醫，佛法說：合乎「實德能」的標準才可信。也就是說，所信仰的對象，一、是否實有其人，有無歷史依據？二、其人修養如何？是否有崇高德性；三、其人是否有能力，是否能令追隨者離苦得樂？三者能合此尺度才可信仰。據《成佛之道》調查的結果：「鬼神好兇殺，欲天耽諸欲；獨

梵依慢住，亦非皈依處」，人們習慣信仰的鬼神、天帝、都不合格，這是導師懇切的勸告你，如沉溺海難的人，草束，浮漚無濟於事，安全的救濟須要慈航——「究竟皈依處，三寶最吉祥」。鬼神天帝如草束浮漚，救濟不了：三寶是慈航，安全可靠，這才是究竟安全的皈依處，是一個最好的避風港。

甚至三寶的真實功德，三寶的智慧，三寶的悲心弘願，如何使眾生離究竟苦，得究竟樂的前因後果，無不詳細剖析，令其安心信願。

皈依三寶的態度，在皈依三寶章中也作剴切的教示。因為皈依三寶是信佛學佛的基石，廣大的世出世間的功德，皆是由此奠基，否則，若對於皈依三寶不夠如法，不夠真誠，這些廣大功德便無從建立。因此，導師在皈依三寶章中，有一首頌說到：「所謂皈依者，信願以為體；皈依彼及向彼，依彼得救濟」。信與願歸敬三寶的重要基礎。信是深信，願是願欲。深切信順三寶，自願立志做三寶弟子，信受奉行三寶的教法，作為培養福德智慧的指南。如此歸向，才得三寶加被，超越苦海，得涅槃樂，故說「依彼得救濟」。

《成佛之道》像一盞明燈，照耀前程，步步為營，小心翼翼地 toward 成佛的菩提大道前進。皈依三寶之後，接著就要「聽聞正法，如理思惟，法隨法行」了。因為聽聞正法才能了解因果事理；因為聽聞正法才能知道捨惡向善；因為聽聞正法才能知道什麼是無意義的宗教思想與行為；因為聽聞正法才能知道修行成佛。

三、這首偈頌使我法喜充滿

「病想醫藥想，殷重療治想，隨聞如說行，佛說法如鏡」，這首偈頌，使我得益不淺，也使我法喜充滿。我修學佛法，向來就常作自我反省，讀到《成佛之道》這首偈頌之後，益增警惕，益多觀照，益感慚惶！也多添法喜！人生無始時來的積習太多、太重了！貪欲是病、瞋恚是病，愚痴是病，我見是病，我慢是病，毛病太多了，渾身是病，不能不認！更不能諱病忌醫，否則，就病入膏肓，無藥可醫了。所以導師婆心懇切，眉毛拖地，苦口叮嚀：「病想醫藥想，殷重療治想」，意思是說要知道，坦誠承認自己的確是一個嚴重的病患者，病苦纏身，急需求醫，急需服藥，才能藥到病除，妙手回春。

而且佛是世出世間的無上大醫王，佛有特效的妙法藥，在佛陀大醫王的慈悲照顧，殷殷的擲重醫療之下，其病才能根治而恢復健康，這種道者情懷，婆心切切，苦口叮嚀，修學佛法的學者，要「病想醫藥想，殷重療治想」，其原因在此。

接著導師提出另一個重要教示，因為佛在聖典中，不獨說眾生是病者，佛法是法藥，能治眾生百病。同時也說佛法是一面一面的鏡子，要時常觀照，發現面上或心內的污點，要洗擦乾淨。所以導師接著再殷重提出「隨聞而說行，佛說法如鏡」。這也就是說，眾生不但病患多，眾生污點也多，也要急不容緩地多做洗滌的衛生工作。前者是健康治療，後者是美容工作。

我覺得這首偈頌是學佛者的金科玉律，應作為座右銘，時刻記憶在心，日夜照著去作，才能與佛法相應而得到法益，也才能於佛法的聖賢領域中找到一錐安身立命處，否則，恐怕尚未入門，別說其他。

寫到這裏突然想起，去年三月間返台探望導師，有人問我：寶島佛教那麼興盛，為什麼對於社會的世道人心都沒有影響？佛教是淨化人心的宗教，可是為什麼對於人心，佛教都起不了淨化作用，因而社會風氣未能改善，原因何在？原因之一就是前面提到的，濁流太大，清流太細。原因之二我懷疑滿街手持念珠的佛弟子並不信行佛教，不奉行佛的教法，信什麼教？信邪教、信風水、信算命、信加持、信摩頂、信他力，不信自力，自己從來就不依教修行，並沒有依印公老人的教導，激起「病想醫藥想」的警惕和引發「殷重療治想」的熱情，更沒有「隨聞而說行，佛說法如鏡」的修行決心。如果皈依三寶，作佛弟子，卻不知道自己是煩惱病重的人，也不知道佛是大醫王，也不知道佛的教法是法藥，又從來沒有想到要去看病，不願認真服藥和認真治療。

其實，佛法就是要化腐朽為神奇！佛就是由業障深重的凡夫俗子，發心修行而成功的。可見佛並不捨棄罪惡深重的眾生。佛對善人惡人，平等救濟。俗語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傳說佛弟子中的五百阿羅漢原來是五百強盜，但深信這五百位強盜是先放下屠刀，願意捨惡向善的強盜，他們發願不作強盜而要作好人了，佛才憐愍他們，攝受他們，指導他們修行，終於證

了阿羅漢果，成為五百聖人。總的來說，他們是真正放下了屠刀，照見了心中的污點，見到自己的心病，認真服了法藥，所以藥到病除，恢復了健康！

禪宗祖師說，要能「大死大活」，才像個真正的出家兒！這是警惕，也是期許。出家人的確應立有大死大活的決心。因為出家是希聖希賢，陶鑄聖賢的作略，若無大死大活的決心，這家就白出了。大死是凡情大死；大活是聖智大活。凡夫的知見不死，聖者的佛知佛見便難於大活。出家修行，目的為了超凡入聖，成佛作祖。超凡入聖的大工程，就是脫胎換骨的工程，猶如明暗不能兩立。同樣原理，凡愚聖智也不能兩立，故古禪師說：「打得念頭死，許汝法身活」，這便是大死大活的工作。凡夫的破房子不拆掉，聖人的宏偉大廈便無從建立。破舊立新，乃出家佛子的主要工作。

吾師印公《成佛之道》對於出家佛弟子的教示，要求初學的出家佛弟子，最低限度要作到「和樂淨為本」。這也就是說，「和樂清淨」的要求，乃初步修行的根本和基石。和是和平，和平自在的心境，給你帶來的成果，必然是隨遇而安，不因環境的惡劣或人事的複雜而感到煩躁、不寧、不安！和氣活躍在你心靈世界，好像一股春風，春滿人間，到處充滿了祥和的氣象！如暖洋洋的明媚的春光，風和日麗，氣象宜人，百花怒放，萬紫千紅，風光如畫，人皆喜愛，共相讚仰！一個人的修養，心境安和，心曠神怡，個人安享滿心法喜，影響所及，你周邊的同學同事，甚至你所安住的道場或團體也沾光不淺。因為「和」字下接著是「樂」字。樂是法樂，或法喜，這法樂法喜是和的成果。

反之，你的心境不能和平，不能安靜，煩躁不安，波濤洶湧，好像颱風過境，春天的氣象沒有了，不是風和日麗，而是狂風暴雨，繁花似錦的美景破壞了，換來的是滿目瘡痍，慘不忍睹！個人修行的情況也是如此。因為人是個社會動物，不能離群索居，我與身心，我與道場團體，我與社會人群，都有影響，或好或壞，不可不慎！

經常見到，有些初學的出家弟子，或因寺院人少事忙，或因人事複雜，或因好逸惡勞，結果住不下去，像跑碼頭那樣，到處跑，全國的寺院都跑過，都不合適，住不下去，結果沉淪了。問題不關寺院環境，不關別人，關他自

己。不明白「心淨國土淨；心淨眾生淨」的道理，怪寺院，怪別人，卻不怪自己！未作自我反思！從未研讀教義，吾師苦口婆心《成佛之道》中所提示的「和樂淨為本」的言教，相信他們從來就未加以留意，對於「和」字從來就未下過功夫，所以他們的心境無法和平、寧靜，所以跑到天涯也找不到一片淨土，所以才在那麼多的道場中，才永遠尋不到一錫的安心立命處，結果自我沉淪了！否則，若是在「和」字上肯下點功夫；接著「樂」字便出現了，樂是法樂，樂是法喜充滿！一個體驗到禪定之樂；真理之喜，跟著「清淨」的境界出現了！這當然包括身心清淨，國土清淨，眾生清淨。國土尚且清淨，道場會不清淨嗎？眾生人群社會，尚且清淨而和樂相處，難道寺中的住眾竟不能清淨地和樂相處嗎？

可見出了家不能安心修行，問題在未好好地實踐「和樂淨為本」的教示。如六和敬中所說：「意和同悅，口和無諍，身和同住」。這是說如果你能在和字上調柔你暴戾乖張的意志情緒，所帶來的喜悅，能影響深遠，使與你有關的人，甚至社會人群，都共同分享你的喜悅；誠於中形於外，你的言論也出自肺腑，慈言愛語，不出惡言，不引起鬥諍；如果和的功力遍佈全身，表情上動作上不會出口相罵，舉手相打，沒有肢體作出傷害，那就身和同住，和樂相處了。

我覺得導師這「和樂清淨」的教示，不只是僧眾修身的格言，推而廣之，也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格言。身心固然要和樂清淨，家庭、社會又何曾不要和樂清淨呢？破碎的家庭，即因不和樂，才不清淨；病態的社會即因不和樂不清淨，才弄到動亂、不安。

如美國九一一的災難，即因有一些人心有毒恨，怒火中燒，心內不和不平，不安不樂，才造成世界性的防不勝防的無邊災難！反之，如果人人都能實踐修行，使身心「和樂清淨」，令大家經常保持著「意和同悅、口和無諍、身和同住」，再加上「見和同解、戒和同修（法律平等）、利和同均（利益均衡）」，這便是佛法中著名的「六和敬」的法門了。如能依此法門作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戰禍便可消弭，天下太平了！

總之，不說別的，只說「和樂淨為本」的這麼一點滴教示中，我感覺到

導師這部《成佛之道》不只是一盞明燈，也是一座寶山，到處都是寶藏，只要你真的有志取寶，俯拾皆是，真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於此便可深入經藏，從淺入深，從因至果，從凡至聖，直搗黃龍，縱橫自在，無罣無礙！痛快極了！

老人慈悲，婆心至切，從人道到佛道。從人乘、天乘、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佛乘。老人真是名副其實的高明「導師」，把他們的正面途徑負面陰影，逐一透視。又像慈母那樣擎著明燈，領著你，指示你安全前進。

例如對於佛弟子拜師學藝這種小事他都照顧到：「趣入正法者，應親近善士，證教達實性，悲愍巧為說」，這首偈頌，顯淺點說，身為佛弟子，如果要修學佛法，悟證真理，深得法益，同沐佛光，第一件大事就要找一個好老師——「善士」就是「善知識」——合格的老師。導師認為要具備：一、證德，二、教德，三、達實性，四、悲愍，五、巧為說等五種美德，才堪能作人師表，這五種美德顯淺點說，就是學問好、德性好，有修有證能善巧開示，又異常慈悲。依此看來，拜師學藝是一件大事不是小事，因為這是陶賢鑄聖的大事，拜錯了師，誤入歧途，追隨邪師外道，要回頭就難了。如初涉足社會的年輕人，如果結交了惡友損友，只知吃喝玩樂，不知上進，前途便被毀了。拜師學道也是這樣，只有聽說「名師出高徒」，沒有聽說邪師出高徒之理，所以不能不謹慎！接著，導師更有「觀德莫觀失，隨順莫違逆；佛說滿梵行，學者應尊敬」的教誨，這是「尊師重道」的表現，這也是拜師學道的態度。這種尊師重道的態度，實為求法學法，開發智慧的坦途，故《寶積經》〈普明菩薩會〉說：「菩薩有四法得大智慧」中，「常尊重法，恭敬法師」是第一法，可見親近善知識對於尊師重道是何等重要。

上面所談的，表面上好像是對出家弟子的教誨，其實在家的佛弟子，若確切是有心跳出濁流，游上清流，在佛法這一片淨土中找個安身立命處，也應依導師上面所示的教誨，重新思考，重新出發，認真實踐，不要把佛法作化裝品，把自己視如病患、貪欲病、瞋恨病、無明病…全身是病，佛教是法藥，三寶為醫生，殷重治療，藥到病除；佛法為健康食品，使法身慧命健康成長。隨聞而說行，佛說法如鏡，佛鏡高照，除去表面，也除去內心的污點，

成為一個頂天立地，堂堂正正，既健康，又有德性的高標，又有福慧莊嚴的佛弟子。

即使「下求增上生，現（法）樂後（法）亦樂」的佛弟子，導師亦有剴切的教誨「正信皈依者，應修於正見，及修於正命，勝進不為難」，這是導師依佛教的正法，要求正信佛法的佛弟子，在日常生活中，第一步要過著正知正見的生活。所謂正知正見的生活，就是正確的人生觀，深信因果事理，在心地上有清淨不清淨的心理，在行為上有善有惡，在處世上有利他損他，因果上有今生後世，並有聖凡的差別。在這類觀念上，調節自我的思想言行，使他回到正軌，捨惡向善，驅邪歸正。在維持生活上的經濟物資，盡量把握正當職業，盡量避免作對人有傷害的行業，如殺業、賭業、淫業、販毒等業，這就是所謂正命了。也即活命的經濟來源是正當的。以上所列的是能使三業清淨的十善業，若能加受五戒，那就更圓滿了。

「勝進不為難」，這是總結，也是導師給學者贈送的一個大禮。意思是說，如果一位佛弟子，既「能修於正見，又能修於正命」，他們的所有希望都能隨願所成。如果他只希望永享人天善趣的榮華富貴，可以滿其心願，儘管安心享用，不會有風險，不會墮落三途受苦了。如果另有雄心壯志，更上一層，要求往生佛國淨土，或者是發出離心，希望超凡入聖；或更高的希望，想要成佛作祖，均可依此基礎，加修其他法門，必可步步高升，必可隨願所成，這是不成問題的，所以說「勝進不為難」。此外，導師更有更有力的教示引佛說作保證：「諸善之根本，佛說十善業，人天善所依，三乘聖法立」，這不是比買了「福壽」保險還要保險嗎？

不過話要回頭說，你要肯定地認真地追隨著導師的這盞不滅的光明燈來行才能保證，否則，若是離開光明去橫行，就難於保證了。例如近年來寶島的佛教社會有向著畸型的發展的趨勢，不但急功近利，而且傾向於不勞而獲。求平安、求福壽、求智慧，以為花點錢就可以買到，不相信阿難尊者慨嘆的「法身慧命本不相代」的道理，所以滿街盡是排隊等待灌頂、加持的人群，甚至越是會扮神弄鬼的師父，必定是門徒眾多，門庭若市。這類人物與買文憑不要讀書的人一樣。這從商業的行為看也許有用；若是從修行的角度看，

那就自欺欺人，徒勞無功了，因為畫餅不能充飢啊！我對此，感慨良多，曾作過這樣的詩句：

暮鼓聽完聽曉鐘，山中仰止唯青松；
暗香無畏鬥寒雪，翠竹清標見高蹤；
酒地花天多醉漢，靈長隊裏少人龍；
禪師喜詠醒心偈，終老林泉伴碧峰。

也許你會奇怪，一個旅居海外數十年的老和尚，為什麼那麼失望、沈痛？不是有心人，不是關懷世道，不是關心國家民族，會那樣嗎？這種惡劣的風氣，身為佛弟子不能沒有責任！佛弟子實際上是「覺有情」，是一股清流，不但自覺，更要覺他，應該淨化社會，作社會的模範和表率才對，反之，若是也隨著世俗在沉淪，盡走黑路，那就不但辜負佛陀的悲心弘願，也辜負印公導師這位曠世高人，婆心切切地高舉著一盞不滅的明燈，照耀著黢暗的夜空，指引你走向菩提大道了！

四、釋氏英雄，佛弟子的典範

在佛教的人物中我最尊敬的一位是摩訶男長者，他是釋迦牟尼佛的叔父。佛陀出家之後，其王位就禪讓給摩訶男長者就位。長者不僅是一位模範的佛弟子，也是一位標準的好皇帝，他以佛法的五戒十善來治理國家，所以國家在他的治理之下，政通人和，國勢富強，人民安居樂業。

本來這樣國家很好治理，國泰民安，大家都可以相安無事。可是這個國家，人民善良，國土富庶。強鄰虎視眈眈，毘琉璃王，貪之無厭，處心積慮，時時刻刻想消滅他們的人民，佔領他們的國家。有一次毘琉璃王發動戰爭，帶來百萬大軍，要來消滅釋迦族，佔領釋迦牟尼的祖國，佛陀知道，特地跑到大軍必經的路上，坐在一棵枯樹下，毘琉璃王見佛坐在路邊樹下，特別下馬前來向佛陀問訊請安！並問佛為什麼要坐在枯樹之下？太陽這麼大，天氣這麼熱，他請佛到蔭涼的大樹下坐。佛陀除了表示感謝他的關懷外，懇切對他說：「親屬之陰勝餘蔭」！意思是說，世間上有什麼蔭澤勝得過親人的蔭

澤呢？我的家族你都要趕盡殺絕，國土也快被你佔領了，樹陰之蔭有什麼用呢？毘琉璃王明白佛陀的言外之音，退兵止戰了！

這樣，你以為可以高枕無憂了！須知一個嗜殺成性，野心勃勃，貪婪無厭的人，不易感化，只是相安了一陣子，他的野心又在浮動，貪火又在燃燒了！毘琉璃王又發動第二次戰爭，這一次更堅決了！

摩訶男不是不想反抗，只是不願見戰爭的殘酷，血流成河，生靈塗炭！摩訶男曾與毘琉璃王再三談判，這個惡毒無比的國王，除了滅種滅國，不願接受任何妥協。無計可施，摩訶男試用屍諫，要求給自己投湖，當自己的屍體未浮上水面之前，讓釋迦族子民逃命，停止屠殺，他同意此一要求。他想，投水之人，頂多個把小時，屍體便會浮上水面，在這短暫時間內，能逃生者有限，那時再行屠城猶未晚也，以為毒計得逞，滿心寬懷，於是坐鎮湖畔，派兵看守。

可是不知何故，摩訶男的屍體，從早到晚未見浮起，他怕釋氏子民跑光，煩躁不安，漸感無耐，於是他下令士兵潛水查看。查看結果，發現到原來摩訶男投水之後，已把頭髮纏在湖邊的樹根之下，除非屍體腐爛，否則，屍體根本不會浮起，到幾天後，浮起之時，城空了，人民都逃生了。

這麼一來，這位狼心狗肺的毘琉璃王感動了！他召集他的士兵當眾宣布：他——摩訶男，才稱得上真正愛國愛民的偉大國王，自己佔領人家的國家，屠殺人家的人民，虎狼不如，那像個國王！慚愧死了！從現在起，再也不侵略他的國家，不殺害他們的人民了！於是班師回朝。

由於摩訶國王的犧牲，解除了國難，拯救了全國人民。這樣的國王才是真正愛國愛民的偉大國王；這樣的佛弟子，也才是標準的真正模範的佛弟子！他的高風亮節，也如一盞不滅的明燈，千秋永耀！

這個時代的佛弟子如果都能學習摩訶男這種高風亮節，不怕黃河不清，風氣不改！我覺得摩訶男才真正是釋教英雄，菩薩行的代表！最近在報紙上讀到關於花蓮地檢署檢察官李子春的故事，敬佩萬分！他真是一位優秀的檢察官，優秀的佛子，像一株不怕風雪的松柏，清香撲鼻的梅花，可作佛弟子的榜樣！

五、導師教法三根普被

而事實上，據我所知導師的教法是三根普被，而且是無為而無所不為，如春風化雨，不論大樹中樹小樹，抑大草中草小草，隨各人的根性，隨量攝取，如《楞嚴經》所說：「隨眾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似乎未有特別傳受。據我愚見，老人最推崇的根性是「由人入佛道」，因他老人家發現到人類有三大特勝，「憶、梵行、勤勇，三事勝諸天」，所以主張直由人道入於大乘佛道，不必由天道或聲聞道、緣覺道然後迴入於大乘佛道，要走這麼多彎路，認為沒有這個必要。

老人認為大乘法門是最究竟的法門，因為大乘法門能自利利他，能廣度一切眾生，能令一切眾生都能離苦得樂，都能究竟成佛，沒有遺憾，最為圓滿。在所有大乘法門中，老人家最推崇的是以《般若經》為主的龍樹系的中觀思想，稱讚「般若波羅蜜，最尊最第一，解脫之所依，諸佛所從出」。三十七道中，六度萬行為成佛資糧的王牌，被品評為「六度如盲，般若為導者」，可見般若法門簡直是大乘法門的火車頭，六度萬行中，若無般若波羅密，佛果這座雄偉莊嚴的大廈等於沒脊樑，如何建立，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依老人的《成佛之道》的指示，能夠有緣成為佛弟子，太幸運了，如入了寶山，通山都是寶，如果空手而回，不免太可惜了！

信佛學佛，目的應該就是為了成佛。如果不究竟成佛，就不能解脫，反反覆復，輪迴不斷，問題總是解決不了，真是「長夜茫茫何日曉」？若讓自己沉淪苦海，苦海茫茫無邊無際，浪費生命，既無益於自我，也無益於眾生，何不快刀斬亂麻，一刀截斷生死之流，求成佛道，既能自利，又能利他，這才符合「覺有情」（大乘菩薩行）的上求下化的宗旨。因此，導師提倡的契理契機的人間佛教，近程的人乘教法，雖是側重在以十善化世，建設人間淨土的人間佛教，究竟目的，必然是百川歸於大海，「一切諸善法，同歸於佛道；所有眾生類，究竟得成佛」。

導師高舉著這盞不滅的明燈是要照亮全人類甚至一切眾生，使他們安全地走向成佛的大道。身為導師門生弟子，可說得天獨厚甘露先霑，何等福氣！應作難遭難遇想，好好地追隨著明燈，破除面前的黑暗，大踏步邁向成佛的大道。否則，若只是把它當為光環，滿足自我的虛榮心，狂心未歇，不但如說食數寶，於自無益，且有辱師門，敗壞家風，那就太辜負了！

「病想醫藥想，殷重療治想，隨聞如說行，佛說法如鏡」。導師老人，婆心如此懇切，怎好不特別珍視！怎好不依教奉行！怎忍心只作光環來炫耀，而本身則故我依然而不自知慚愧？想到這些就不免不感到面紅，感到愧疚，而引發如阿羅漢聖者那樣：「恥有所不知，恥有所不能，恥有所不淨」，而奮發圖強，益行精進，不敢怠慢，因而經常自我警惕，要做個本份的樸實的出家人，即使不能為師門增光，也要不辱師門，因此，流浪海外四十餘年來，無時無刻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地，深怕行差踏錯！

例如有人知道我有心在金佛山籌建觀音寶殿卻經費不足，鼓勵我大張旗鼓，辦個水陸法會，可以籌一筆錢，我因覺得水陸法會中有燒紙房子、紙馬紙船等，多少有道教的味道，與師門的樸素修行風範不大對勁而敬謝不敏。又有一次有人要幫我請達賴喇嘛來做一場大法會，可以籌一筆經費，我也敬謝了。原因是我師對於密教不太欣賞，他發現到密教待商榷的地方很多。這種作風，雖不敢說是「君子固窮」，但最低限度不至於是「小人窮斯濫矣」那麼下流了！同時，去年有一位老僧有心要幫我忙，要幫我弄一筆錢。我問他怎麼弄法？他說買彩票：我說那像賭博，犯戒的啊！我不要。他說拿來起觀音殿，作功德，何犯戒之有？我說，你能保證彩票會中嗎？他說，一定會中。他說他修財神法幾十年，信心滿滿，我不想掃他的興，沒有再說什麼。過幾天，他拿幾十張彩票來對我說：這一束彩票，共中二十二萬，給你修觀音殿。另一束中八萬左右，請你留給我。我說：我不相信會這麼容易就中這麼多錢，我拒不肯受。他堅持並強調他的財神法的效驗，堅持要我接受。我拗不過他，最後找小徒弟來點修，並向有經驗的信徒求證，結果幾十張彩票中只有一張中了二元，他十分失望走了。過了不到半個月，他再拿一束彩票來，他說這次真的中了，也是信心滿滿的！但經小徒弟找人求證之後，一張

也沒有中。最後我勸他不要再相信這類畫餅充飢的財神法了，回去踏實的以《金剛經》作為日課，真修實學，光陰寶貴，不可再自誤了！從這些經驗，使我益信吾師印公書中教法的正確性。

史書記載，宋代一名張商英的宰相，他原是儒家的衛道之士，經常作文章毀謗佛教，他夫人卻是一位虔誠的佛弟子。有一次他擬寫一篇評擊佛教的無佛論，夫人譏笑他，既然無佛，還有什麼可論？夫人處心積慮想感化他，經常在他的書房放些佛經讓他閱讀。有一天他無意中讀到一本《維摩詰經》，他驚訝萬分，佛法竟有如此深奧的哲理，為儒書所望塵莫及。從此之後，他不但不再著書評擊佛教，反過來一百八十度的轉彎，他從此專門著書弘揚佛法並給自己起名「六如居士」。他曾有兩句名言：「自從得見《楞嚴》後，不讀世間糟粕書。」我也有同感，自從親近印公導師後，再也不讀其他糟粕書。

六、一盞不滅的明燈

我閱讀印公導師的作品，特別是《成佛之道》，處處看到摩訶男菩薩行的身影！導師這盞明燈，如果你不被鬼迷，不走夜路，願追隨著這盞明燈前進，老老實實，不自欺欺人，不論你要走的近程、中程或長程，那一程都好，都必得實益，必定功不唐捐！我因於此得益不淺，我感恩不盡！真是法喜充滿，因此，我曾寫過這樣一首七言律禪詩：

一盞明燈照夜空，猶如璀璨太陽紅；
光來暗去山河淨，慧劍霜寒立大功。
方便多門皆可入，菩提聖道最融通；
明燈亮麗前程遠，寶所摩尼掌握中。

我總覺得導師的思想學說，不論牽涉到那一個領域，都是一盞不滅的明燈，也是一座寶山，只要你願意開發，你會發現到那是無數寶藏，我於此得到無量法喜和法益，我也希望別人也能於此得到無量法喜和法益，「善與人同」嘛！因此，我希望導師這盞不滅的明燈，一燈化作無盡燈，燈燈續焰，化化不絕！

也常感到法乳之恩，師恩浩蕩，不知如何為報，因此，我曾想返福嚴盡點微薄之力，恰好曾因一個特殊的因緣成全我暫時放下海外的沉重法務，每年犧牲半年時間，回到福嚴義務作回饋的教學工作，但誰知福薄障深，不可說不可說之逆緣，只教了一個學期，便告終止。反而在科學園區的各社團，如工業研究院、台積電、華邦、旺宏、清華大學、交通大學、壹同寺、法源寺別苑等，因已結了法緣，欲罷不能，無法終斷，繼續為該區的高級知識份子結了深厚的法緣，更承他們的熱心協助租了古奇峰宏修禪院一座寬敞的樓房裝修得美崙美奐的大講堂，每年繼續返台半年繼續講學，坐鎮講堂，仍輪流到各社團講說，後來更於桃園覓得新址，更擴大到台北佛教青年會、台北佛陀文教基金會、華梵大學等處，繼續弘化。所講說的雖說是「生活禪」，其實是把淨化身心的修行生活，擴大拉長，使佛法圓滿地融入每個佛弟子的日常生活中，使學佛的佛弟子，不論舉心動念，或待人接物，一切活動都與佛法相應。所弘揚的當然也都是導師所提倡的契理契機的人間佛教，因它是一盞明燈，永遠是個人自行化他的指導思想，絕不違背這一宗旨。

總的來說，未能回饋福嚴，未能報答師恩，不免深感遺憾！其實不只是我，遇到同樣處境的大有人在。如學長常覺法師，他是導師門下，最優秀，最有才華的人，滿腹經綸，口才好，學問好，文章好，導師的思想學說，他研究得最徹底，也是一位唯識學專家，他是師門中最忠心的弟子，也是一位很熱心栽培佛教人才的人，也因不可說不可說的逆緣，使他未能繼續報答師恩。幻生學長也是一位，他是一位學者型的人物，做學問很精到，對唯識學、因明學很有造詣，他尊師重道，是師門中忠心耿耿的弟子，他念念不忘要回來福嚴教書以報師恩，可是也因不可說不可說逆緣，始終不能如願，這可說是他終生的憾事，每一講起，無不感慨萬分！可是這並不礙於他對導師的忠心，對福嚴的感恩，這種精神，可說至死不逾！他臨終的表現可見一斑。這種尊師重道的精神，正可作福嚴人的千秋典範，令人敬佩！這於我也只有欣賞「意氣果然增意氣，境緣如幻任嵯峨」的份兒，能說什麼呢？不過古禪師有：「竹密何妨流水過，峰高豈礙白雲飛」氣量如此恢弘，怎不令人緬懷和敬佩？既然說是「不可說的逆緣」早就「猶如春夢了無痕」了！今又突然提

到，是因覺得這畢竟是歷史事實，「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輕輕帶出，對於後學，不無暮鼓晨鐘的作用，故順此一提。

雖然不可說的逆緣，使我回國請纓無門，報國無路，徘徊門外，但這卻不能阻止我在海外開展更有意義的報恩動作。我覺得應該開拓更廣闊的視野，使高燈遠矚，因此，我利用慈航精舍最寬敞的一層樓的二樓，在紐約皇后區市中心開辦了一座印順導師圖書館，把我所有藏書都推出來，大藏經有好幾部，還有各種叢書、二十五史等歷史文獻，臨時又向佛陀文教基金會等募得一些叢書，內容更為充實而擴大，打算若經費許可再買一些叢書，使其內容更為充實。既稱印順導師圖書館，當然是以弘揚導師的思想學說為主題。精舍已落成十年，圖書館也已成立十年。由於人力關係，最初只是隨緣流通，近來為了擴大服務，去年六月間更隆重補行了開幕大典，當時並請國府駐紐約經文處處長夏立言大使聯合主持剪綵的開幕大典，有數百人參加。當時即有數百人領取了借書證。而今而後，相信印順導師圖書館這盞明燈，在西半球的美國，將放光動地，永耀夜空，永遠指示廣大人群，走向正確的光明的菩提大道。它是海外第一座印順導師圖書館。紐約是美國的東海岸。我希望美國的西海岸也有一座印順導師圖書館，好像兩盞巨型的明燈，矗立在東西海岸，放大光明，互相輝映，照耀夜空，以資給廣大人群指示歸程，以免迷路。因此，俟我見到老學長印海法師時，我將建議他把海印寺的圖書館改為印順導師圖書館。如此一來，既可報答師恩，又可利濟人群，何樂而不為呢？

我另有一個報答師恩的小小心願，就是想在美國辦一所「印順導師佛學院」，因為心急，想先在市區辦一所規模較小的分院，然後在郊區的松林寺辦一所大型的主院，因而最近買了一座樓房來作院址，經紀人自稱是佛教徒，我信以為真，誰知我受騙了，原來是一座違章建築，全樓都像一個殘毀的病人，根本不合規格，不但不能作學校，其他什麼都不能用，毛病太多。始初還以為學校辦成，還可以為師「獻校祝壽」，可是，現在都成幻想了。挫折、負債確實給我深刻的沉重和苦惱！不過，一個有志實踐菩薩行的行者，像個皮球，壓力越大，彈力越高，相信我是不會被打倒，會爬起來的，遲早而已！

曾讀過一本刊物，其中有一篇文章說到有一位老師父為了考核他的門下

弟子們學業的深淺，結果入圍者僅有四名。後來老師父宣布：老大得吾髓；老二得吾骨；老三得吾肉；老四得吾皮。這四位當然是老師父的得意門生，一定是十分優秀才如此幸運，令人敬佩！

印公門下雖未公開授記，但深信得髓得骨者必大有人在！個人深知生來愚魯，根性遲鈍，在諸弟子中，應只是一個濫竽充數的弟子，能列入師尊的門牆，就大感幸運了，得皮得肉得骨得髓那敢奢望！

七、樸素踏實有古風

我們印公導師的作品的難能可貴處就是樸素踏實，而且引經據典，不違佛說，為佛心印，為佛法的等流。不似流俗，狂性畢露。不論他的言教身教，無處不流露著一種清純的古風，言行一致，不矯柔造作，聖潔高標，出自天性，令人體會到頗有「明極恆不動，如日處晴空」的味道！這正是「高僧」與「名僧」的分野。

幾年前，我在桃園弄了一個小茅蓬，把原在新竹科學園區的「慈航佛學社」喬遷到桃園，落成的前幾天，不知怎的被電視台的記者知道，要開幕時來錄影廣播，問我要不要？我問他是義務的嗎？他的回答是：那有免費的午餐？他開的價碼是分秒計，二十萬，四十萬，一百萬。時間越長越貴。我告訴他們，我對此興趣不濃，也無此財力，從此，他不再找我了。由這次經驗，我才明白現代的名僧之所以成為名僧，原來是這樣製造出來的，「錢與名」，竟有這麼密切，這不能不令人大開眼界！不過我還是欣賞古代唐宋禪師的風範，如汾陽善昭禪師，皇帝再三召見，他都一再稱病拒召，最後竟坐脫立亡，自我了斷，終未接召。人家求之不得，到處鑽營，他卻以死抵賴，這太稀有了，多麼難能可貴！

吾師印公的風範，固然使我心折，可惜我的福力不厚，無緣多多親近，但我想到一個「話梅止渴」的辦法，如須菩提尊者那樣，雖未前去迎佛，卻第一位見佛，這故事對我很有啟發的作用，我要模仿他。

話說釋尊為了報答母親的偉大恩典，特地跑到忉利天為母說法，長達三個月之久，人間的佛弟子們想念佛陀，真是人人都想得快發瘋了！當時佛從

天上下來那一天，無人不爭先恐後要第一位先見佛陀，特別是那位著名的蓮花色比丘尼，好勝心強，見佛心切，不論如何要搶先第一位見佛。但佛法要依戒臘而行，而且大德長老，比丘比丘尼，先後有序，依序而行，浩浩蕩蕩的迎佛隊伍，當然以長老比丘在前，比丘尼在後，依此秩序，這位尼法師知道她絕無先見如來的機會了。於是她用奇巧的化身術化作轉輪聖王，成群天眾前護後擁，迎佛隊伍所有人群都被她瞞了，結果她走在迎佛隊的最前端，她的確是如願以償的第一個先見佛了。

可是佛知道她的伎倆，不是不領她的情，可能是覺得此風不可長，必須挫挫她的氣焰，因此，佛告訴她，先見佛的不是她，是須菩提尊者。蓮花色比丘尼說，迎佛隊伍中須菩提尊者並不在場！佛說：不錯，須菩提尊者並沒有來，可是須菩提在石窟中入定觀法性，見法即見佛，所以他先見佛。這是不爭之論，蓮花色比丘尼，縱然生性好勝，也不得不心服口服了。

我也緬懷先賢，想念尊師都不能時常親近，以慰喁喁之望，殷殷之念，於是我不得不以「話梅止渴」的幻想，以模仿須菩提的深觀法性的妙法，而獲得想不到的慰藉！

我在美國舉辦的讀書會就是以導師的《成佛之道》為教材，大家都深得法喜，我不但鼓勵學員大家精讀論文的解釋，我也鼓勵學員熟背《成佛之道》的偈頌。我為了確實執行，以身作則，我先帶頭背讀，熟讀熟背，以祈引起共鳴。《成佛之道》的偈頌五字一句，如五言詩篇，從皈依三寶章，逐章背誦，很好背，不須要幾天，就可以琅琅上口，很快就可以熟背下來。不過易熟也易忘，若不經常背誦，很容易忘掉，我為了明記不忘，我善巧地改用經常背誦的辦法。

因為向來有習禪修定的習慣，每天清晨三時或四時一定起身禪觀，禪觀之後，必定從頭至尾，密念一遍《成佛之道》的偈頌。這麼一來，無形中給我帶來無邊法喜！因為《成佛之道》，它本來就像一座寶山，山上到處都是寶藏。如果你帶眼識寶，當你背誦的偈頌中，你隨時都可能見到金光閃閃的寶藏，更可能在你修行的旅途上，又疲乏又飢餓的身心慧命之時，得到你可能意想不到如醍醐灌頂的無上法味，天廚妙供的美食。例如導師在《成佛之

道》中談到六和僧的德行時要有「和樂淨為本」的教示，它雖是短短的五個字，我卻覺得它是一個寶藏，人生於世，所追求的就是幸福，「和樂清淨」可說是幸福的泉源，為幸福的光明大道。不但個人要和樂清淨，家庭要和樂清淨，社會也要和樂清淨。

我因由此直接得到無窮法樂而題為「和樂淨緣在福基，心靈沃圃養仁慈；如春氣象花繁茂，福滿人間花滿枝」的這類禪詩多首，即有善信看到而生法喜，於是紛紛請去裝裱送給他們的兒媳，懸於家中作為警世格言，可見這是智慧之寶，對我有用，對社會人群也有用。

八、結語

總之，我以「話梅止渴」的方式，把我從老遠的天邊——東西半球的師長印公導師拉近了距離，既慰孺思，又添了法喜。雖不敢說如須菩提尊者在深觀法性中與佛陀那麼高層次的相會，但誰也不能否認導師的法藏之一的《成佛之道》不是導師的法界等流，更不能說我每天清晨背誦導師的《成佛之道》不是與導師老人作親切的心靈敘會和心靈的交感！其實，此事不必也無須要強制別人對你的同情，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只要從個人的心證中體驗到，有感通得到慰藉就行。如作功課時與佛陀通了款曲而體驗到法樂，身心感到輕安，這應是宗教上，「只可以自怡，不堪贈與君」的經驗，還有什麼可以商量呢？

好了，不能再談了，談的太多了，就此打住。讓我作兩首禪詩和一副壽聯，向導師老人致最高的敬意並敬祝「無量光明無量壽」吧！

華齡百歲老宗師，願力弘深又大慈；
無量光明無量壽，普天共仰最高枝。

多聞博學德崇高，君子謙謙未自豪；
濟世慈懷垂典範，破邪顯正筆如刀。

壽聯

印現千江，慧照無邊，攝化群蒙登覺岸；
順應萬機，慈風普扇，榮敷九有出迷津。